

程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揔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人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

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

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

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則世爲

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火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徒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二千

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
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
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
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鉅
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
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
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
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
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
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父善

鈔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齟齬而合權專
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
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
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
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
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拍音
反治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

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則子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不發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傳子曰畿自荆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

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䟽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

也
傳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

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嘆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

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旣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東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

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
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
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
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
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
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
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
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
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
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
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
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
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
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
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為首
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

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
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
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
遘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
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
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
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
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
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
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

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
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
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
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
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
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
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
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
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
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

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宗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

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

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木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僕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

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

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

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夫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

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己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

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追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怨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

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由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音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怨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濼之固

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

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
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
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
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
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
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句案深有以待之而恕不
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
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
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
恕荅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

閔

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
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
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
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
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
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
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
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
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
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怨侗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一

十三

戴聘

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

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大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者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竒之故名

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
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
賸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
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
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
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
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
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
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
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

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
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
令名爲丹楊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
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 杜氏新書
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
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
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荀綽兖州記曰坦
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
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
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爲濮陽王文
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
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
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
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
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
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
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

起卓會議大發兵群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
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
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
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
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
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
世以此威民服衆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
體長婦人張孟卓與甘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
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
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
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

民懷懾
東平長者

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
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碁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
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
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
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其勝可必
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
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
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
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
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
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

三德

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
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
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
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
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
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
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
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
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秦小子表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

歆爲豫章太守素與秦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
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
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
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
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
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
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
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
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
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

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
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
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磧山
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
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
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
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
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
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
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
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衰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是衰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衰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字謙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熾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熾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熾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

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
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
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
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
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
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
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
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
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
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
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

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
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於今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
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
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
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
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
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
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
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
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

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將遠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又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想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書 國志十六

丙申正月晦校

夢禎

社部君傳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七

一

戴聘

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

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博入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辟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

轉入瀟

與韓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
 教勅道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
 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
 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
 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
 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
 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
 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
 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
 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
 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
 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
 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懼以致命之兵擊貪
 懼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
 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
 矣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
 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

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
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
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
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
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
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
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
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
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
病篤遂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
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
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
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
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
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
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

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

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

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詣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稀降

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

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

官

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真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

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

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陟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

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氏又被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

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設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

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
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
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
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
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
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
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
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
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
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
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
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
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
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
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
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墮原武賊破之拜
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
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

將軍與曹洪擊瀝疆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即鄆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

臣精兵

臣松之二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橫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
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
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
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
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
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
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
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污水死太祖令曰賊
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
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
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

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
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
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
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
逮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
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
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
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科士不暇食常
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
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
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
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

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

二款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李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郇侯增家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征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治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郇侯富兵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史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四日校時風雨凄然

夢禎

平曰才且重必為成而君之身計正于為事于禁暴懲惡重
 高書宿所願然長更桂高書封冀蓋曰夷封于神廟
 貴不顯姑濼收封亦不顯昔平常所志願也魏言靈橋曰
 豈之曰昔相所與同師共嬰軒之無窮者也今桂論封富
 冀圖辭西美河以吐焉相受天命帝首封內示也之謀城
 其兵母臨曰謀軍武命帝與兵聖平規戲式昭也備然
 書懸側多臣若此亦必收西云也文帝唱立桂靈論封曾
 精熟計之華封祿二十四魏靈谷則禹豈以是海封若來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
 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
 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
 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
 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
 史整卒典徙賴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
 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
 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
 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

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
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大祖遣典從夏侯惇拒
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
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
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
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
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
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
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敎
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
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
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
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
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
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
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

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

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

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景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

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兪毛暉為將兗州亂兪暉皆叛後兗州定兪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兪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鉅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道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田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

萬曆二十四年刊

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

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群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

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歿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坂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

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

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
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
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
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
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
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稀通
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
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
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

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
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
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
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
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
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
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
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
兗古今一也舉茂木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
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
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
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苛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水求之有少堅水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鬚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

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岍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

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勳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

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與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
 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
 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
 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
 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
 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
 侯

龐真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
 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
 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
 中諸將討之真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真為軍鋒進攻援

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真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
 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真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
 而哭真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真復隨騰征之破
 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
 真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真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
 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真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
 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
 真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
 諸將以真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

真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真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真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真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真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真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真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真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真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真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墮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真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真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真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

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

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
子曾嗣初涓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涓舅兄弟三人
同時病死壽家喜涓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劔白日
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
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
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
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
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
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
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涓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
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

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差
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
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
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
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
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
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
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
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
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
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
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

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

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尙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

貴

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

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

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
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
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
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
上由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
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
郎將敷子固字元安有敷風爲黃門郎早卒敷一本作勃
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
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
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

列賓碩等三人于後 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
桓帝時常侍左宦唐衡等權佞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
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
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
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
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宦子弟來爲虎
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
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
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
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
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
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

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

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

而昂亦陷城殺揖一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
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
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
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
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
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
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
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
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
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
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
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

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
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
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
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
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
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
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
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
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
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
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

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李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

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隣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明萬曆丙申二月二十五日校

夢禎

精曰李典貴尚書錄事兼中書侍郎美矣李典漸薄文野曰典與
潤泰自西山東對情遊南百體良而百二清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
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
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
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
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
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
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二十三
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
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
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
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

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名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子嗣立旣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翼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堵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

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二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

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旣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
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
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
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
此●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
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
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
矯情自飾官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置
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

時

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
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
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怕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太祖旣^總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
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
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摠知
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
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
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

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

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

徒以翰墨爲勲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

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

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

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脩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躡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

惠帝末爲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
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
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名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
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
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
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
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
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
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暢云嶠
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
傳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

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名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
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
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
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
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
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

掾好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廩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廩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廩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

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廩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廩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

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
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
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
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
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
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
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
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
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

愚臣徘徊於

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
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
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
是墮傲我皇使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
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
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
咨我小子頑凶是嬰浙慟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
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
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
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
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茫茫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
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
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
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駢駟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
鶩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
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
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
植科頭負鈇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
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
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
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
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
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
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
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

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集鳴衡軼豺狼當路衢蒼
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踟躕踟亦
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
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
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爲天命與我
違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
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
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咤令心悲心悲動我神
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
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
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
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

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卽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
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
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
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
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
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

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

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

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寒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敬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衆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旣時有

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

機以繼統翼閭康哉之訶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特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

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太益異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

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

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_所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

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耆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鼉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

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

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墜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異試用終不能得旣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

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

植嘗爲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
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
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沉淵驚飈接我出故歸
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
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
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
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
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
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

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
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固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
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
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
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
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
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
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
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
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

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

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九

三十三

訓

列傳第二

華采思苦有軀以出鮮之太師之懷心亦身首以也
 令尉前以尚主選害下謝以帝意致滅京夫余憂實歸之
 賀之心何懸存冀望平漳之琳外尚無所至至於前昔
 此實然之楚言不盡矣則令太師故影於華并外書昔此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
 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
 人生濟陽懷王珙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
 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
 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
 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
 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
 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
 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

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大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

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

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

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謚冲曰

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

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

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

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

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

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

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

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

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

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

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

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

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

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

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

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
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
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
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
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
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
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
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
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
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
語仲尼論行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
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
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
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
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
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
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
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
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紵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爾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不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衮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

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親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閭闔之外

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賙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珫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珫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珫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珫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

如是每為涕淚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

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

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

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撫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帝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

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

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

範奉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

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

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

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

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

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槁

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

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

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

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

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

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

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佷少

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
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
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
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
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
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
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
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
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
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
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
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
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
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
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
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
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
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
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

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
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
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
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
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
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二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
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
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
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
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
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
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
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
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
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

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
春秋載宗室曹囧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
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
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
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
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
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
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
未備詩不云乎鵲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
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閹牆之忿不忘禦

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
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
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賦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
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
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及其衰也相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
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
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

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
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
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
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
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
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
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
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
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
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
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
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
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
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或長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

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
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
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
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
徼倖無疆之期至于相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
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
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殫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罔翼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丙申二月初六日校

夢禎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

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侏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侏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桀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

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推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垂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僞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僞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
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奇
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
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
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
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
粲恒典之

摯虞決疑要註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
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
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枰
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
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
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
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
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間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
宣無後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
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

場音徒東平劉禎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
又音場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
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
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
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
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
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
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
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
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

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
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
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
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
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
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
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
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
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
能亂爲曲旣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臣松之
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

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騫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

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之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

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
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
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
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目潁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
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
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
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蓄疾植亦求淳太祖遣淳
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
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

劔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
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
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
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暮淳歸對
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
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
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
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
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

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
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
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
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
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
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
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襦衡言論放蕩衡與
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生凡
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
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遊聞其死爲之歎惜
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
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
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
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鰲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
實自羸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
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
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
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

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

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

魏志三十一
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
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
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
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迺爾而笑籍旣降蘇門
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
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
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
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
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
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
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爲太子庶子早
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
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
兄喜字公穆晉楊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
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
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
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
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
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
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
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
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

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
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
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
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
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
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
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
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
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
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
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
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
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
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
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
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
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
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
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
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

矣與盛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
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
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
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
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
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 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
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
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
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稽康呂安蓋緣世
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
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
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

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亦云會作司
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
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
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
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疏謬
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啟以為秘書
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
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
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
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
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

為誅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
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
列侯

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
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
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
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
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
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
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
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暎日旣沒繼以朗月同乘

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
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
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
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
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
雖書疏往反不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
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
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

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
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
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
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
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
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
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

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
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
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
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
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
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
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
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
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
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
獨不及門甃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

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

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背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劔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

墟粲粲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儷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卽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

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

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祚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閼鄉侯三百戶閼音

覲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

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

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勗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荅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大常

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覲並以文章顯
王家事別見楊俊傳

覲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傅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 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蔚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蠶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廩懼奔揚州

廩別傳載廩道路爲賤謝劉表曰考弟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

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廩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弟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傳子曰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迂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廩通草書廩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

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
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小術而君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
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
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
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
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
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

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
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
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
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
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
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
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
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
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
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
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

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與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

死效難用筆陳

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置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

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摠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虞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字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晉永和十三年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

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

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郝慮辟劾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劾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劾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劾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劾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

集擊之劭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

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

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
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
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

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
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待中並無
所就卽襲父也 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
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
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
省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
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
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
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
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
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
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
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
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
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
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

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
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
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
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
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
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
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
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
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
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

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
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
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
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
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
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
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
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
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
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
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

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叙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

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荅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壘畝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翮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荅嘉詩信心

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 廬江何氏
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
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
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荅曰康雖有
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
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
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爲
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

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
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
恠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虚心交子合則好成不
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
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
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
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
恐禍及况昵之乎

司空陳群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
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顏而曠載罔綴微言旣沒

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

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鈔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

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
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殷立司
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
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
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殷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
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
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榷楚而得其實不爲小
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
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殷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
囚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
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

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
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殷對曰昔
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
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
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安圖大舉
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
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
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
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
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
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
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酷烈偷
安新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
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
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
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
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
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
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
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
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
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
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

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
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
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
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
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
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
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
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
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
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
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
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

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

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毘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毘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毘旣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眇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毘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毘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毘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毘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毘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

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 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最爾傅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

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

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殿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爲傳殿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旣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殿之美也

萬曆丙申二月初九日

東廂齋宿校

夢禎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卷之四